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百單五

哲宗皇帝

劉安世任諫職

元祐三年二月乙未宣德郎正字劉安世爲右正言司馬光既殁太皇太后問呂公著光門下士素所厚善可任臺諫者孰當先用公著以安世對遂擢任之　四月甲申右正言劉安世進對太皇太后問近日差除如何安世等曰朝廷用人皆協輿望惟胡宗愈公議以爲未允耳太皇太后曰且徐觀其所爲安世退而上疏言宗愈性本姦回才識闒陋自居風憲尤務迎合既不聞有所啟沃進賢退姦亦不聞有所建明興利除害朋邪罔上中外側目忽聞制

命擢居丞轄輿議喧然莫不驚駭　丙辰右正言劉安世言歐陽棐憑藉閥閱素無聲聞才既闒陋性復回邪造請權門不憚寒暑與程頤畢仲游孫樸楊國寶輩交結執政子弟參預密論號為死黨搢紳之所共嫉清議之所不齒豈可叨誤厚恩列職太史　五月丙辰劉安世言近朝廷除黃庭堅為著作郎臣聞御史趙挺之歷疏其惡以謂先帝遏密之初庭堅在德州外邑恣行淫穢竊謂挺之隸州守臣耳目相接不應妄謬審如其言則閭巷小人有所不忍為而庭堅為之自若虧損名教絕滅人理豈可尚居華貫　八月己卯劉安世言臣昨以歐陽棐除館職不當已累次論列至今不蒙指揮近日復聞用為職方員外郎除

目既傳中外駭愕何者棐以陰邪庸瑣之才憑藉執政親昵之勢百日之内三被恩榮雖臺諫交章蓋有不能奪者而又繼有此命是朝廷之名器可以力取而天下無復有公議也　九月劉安世言制科謝𢮦中尚書省辭免新命狀云所有勑告未敢祗授以祗爲祇以授爲受虛薄寡聞一至於此昔唐之省中有伏獵侍郎爲嚴挺之所譏而罷今陛下當右文之代初復制舉豈容有祗授賢良乎　十月甲申劉安世言臣非不知進退大臣務全體貌而宗愈登用以來醜迹日著人言騰沸不可弭塞請舉其近事之顯著者而極論之凡十有二願罷免宗愈以慰天下　戊戌安世又言宗愈匿宰相之姻嫌溢中司之要任蒙蔽人

主之聽隳廢祖宗之法陰結悖礭之姦儌倖異日顧主軾

轢之黨公肆詆欺未嘗振舉紀綱但聞多所朋附是以朞

月之内致位丞弼公議駭愕罪狀日著豈可塵汚廊廟與

聞機政　閏十二月劉安世言臣竊聞除謝景温權刑部

尚書按景温在先帝時爲湖南安撫使附會章惇先於口

誠等州建置城寨一開邊隙十年之内所費不貲湖北及

廣西並邊之地常被殺掠無有寧歲盡國殘民莫此爲甚

又自高陽關將帶女巫之郡下景温儌倖大臣日使子弟

就其家考問以至此妖人目爲聖母以婢妾之子用爲左

右之侍吏輙勢以醉毆人景温殊無畏憚釋而不問遂致

言者彈劾出之近藩是時景温親黨方據權要故知蔡州

未幾即從穎昌又擢守成都而偃蹇不行無人臣恭順之理陛下曲從其請改守揚州未久而又不因省部闕官忽有今日不次之擢陛下詳此數節則景溫詔除之下能允公議乎　戊辰劉安世言章惇强買蘇州崑山縣百姓朱迎等抵當田產方陛下踐祚之初布平易近民之政惇位大臣既不能輔成上德而包畜詭計動爲異論陽示强很陰助奸慝以致悖慢帷幄之前殊無君臣之禮陛下以天地之量赦而不誅止罷執政出之藩鎮謂宜退省前過痛自懲艾而長惡不悛凌蔑國法刼制州縣强市民產前後大臣肆行奸惡未有如此之甚者　四年二月劉安世言按太常少卿王子韶資性儉佞行已無恥熙寧初士大夫

有十金之謗目于韶爲衒內鑽蓋以其造請公卿之門不憚寒暑交結權要子弟巧於自謀如刀錐之銛銳也少常卿之任素號清選豈容匪人輒爾冒處　壬戌蔡確在鄧州嘗上章陳乞穎昌府以便私計劉安世言蔡確招權納賂罪當大辟止送韶州編管確至貶所未及踰年移置黃州旋請近鎮臣謂確蚤萌外意之望蓋先用其弟量移之請嘗試朝廷遂敢凌蔑公議雖屢露非常之恩猶不能滿確之意復託親老願移大藩蓋有以啟之也　三月劉安世言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得性柔邪秉心不一止以近事之尤顯著者試爲陛下陳之蔡確陳乞穎昌常陶身任臺綱陰庇姦慝一也謝景溫誤恩並不論列二也章

悖強市田產亦不繩治三也王汾請賜王安石惡謚及除諫議常等遂率全臺肆爲醜詆四也常在戶部協助邪說請復雇役五也昨者有司請於經義之外加以詩賦常屢乞改用經義背公死黨其事六也甲保之害衆所共知變法以來農民方遂休息而陶乃建言重乞編排率情妄作七也　四月劉安世言蔡確怨謗君親情理切害見蔡確詩謗　五月劉安世論彭汝礪營救蔡確事見蔡確詩謗七月安世言范育昨知河中府嘗有關行嬖人用事干撓政刑子弟失教閨門不肅醜聲流行比方外除已玷列卿曾不煖席擢置宥密臣恐修潔之士恥與比肩流蕩之徒無失懲戒乞罷新命以允公議詔育權發遣熙州　十月庚

子起居舍人燕左司諫宣德郎劉安世遷通直郎爲左諫議大夫仍賜緋　十二月甲子右諫議大夫劉安世言伏自前月未聞傳聖旨權罷講筵是時興龍節意謂將有燕餐是以輟邇英之幸用成慶禮今復半年別無故事亦非有前歲大雪苦寒之故而勸講之臣久不得望見清光臣固疑之矣迺者民間喧傳禁中求乳母臣竊謂陛下富於春秋尚未納后紛華盛麗之好不能動淵衷雖聞私議未嘗輒信近日傳者日衆考之頗有實狀或者之論乃謂陛下稍疎先王之經典浸近後庭之女寵此聲流播實損聖德伏望聖慈爲宗廟社稷之大計清閑之燕頻御經□仍引近臣與之議論前古治亂之要當今政事之宜俾悉開

陳以助聖學先是給事中范祖禹上疏皇帝曰臣自今秋聞外人言陛下於後宮已有所近幸臣誠至愚不能不惑陛下今年十四歲而生於十二月其實猶十三歲此豈近女色之時乎陛下上承天地宗廟社稷之重守祖宗百三十年基業爲億兆之人父母豈可不愛惜聖體哉又上疏皇太后曰陛下保佑聖躬調護起居外成就睿德勉進學問前此未嘗聞有纖毫之失今之所聞則異於前外議籍籍皆謂皇帝已近女色後宮將有就館者有識聞之無不寒心疏皆留中會劉安世呼牙媪爲其兄嫂求乳母踰月無所得安世怒詰之媪曰非敢慢也累日在府司緣内東門要乳母十人今日方入了安世驚曰汝言益妄上未納

后安得有此掘其言内東門指揮令府司責單令狀無得
漏泄安世猶未之信任府司者適安世故人亟以手簡問
之云非妄安世遂抗章論列他日呂大防等奏事已將退
太皇太后留大防謂曰近安世有文字言乳母事意則甚
善但渠不知耳此非官家所要乃先帝一二小公主尚須
飲乳也官家常在老身榻前閤内寢處宜無此老身又嘗
究治果無之可說與安世令休入文字大防對諫官例不
與宰相相見太皇太后曰然則當如何止安世文字勿令
再入大防曰范祖禹見修實録臣每間日過實録院必見
祖禹劉安世與祖禹同省臣當以聖旨令祖禹告安世太
皇太后因言祖禹亦有疏論列後宮進御事行令大防諭

止及祖禹得大防所傳聖旨即過安世安世曰此事繫聖
德汙隆安世以諫名官何敢緘默純夫方侍經幄上所親
信又豈得不言祖禹曰固嘗言之矣安世曰宰相所傳聖旨
盡具奏知萬一有爲口口悔其可追乎安世乃奏曰若陛
下實未嘗爲則臣之所言猶不廢諫官之職陛下萬一有
之則臣進說已是後時雖不敢逃職官之誅顧何補於事
惟願陛下愛身進德留意問學清心節欲增口福基祖禹
奏曰大防面諭乃知臣等所聞外議盡是虛傳陛下恕臣
狂愚不賜誅責然臣所言皇帝進德愛身所宜表以爲戒
太皇太后保護皇帝安身正心久遠之慮亦願因而勿忘
其後章惇爲宰相上語惇曰元祐初太皇太后遣宮嬪在

朕左右者凡二十人皆年長一日覺十人者非素使令頃之十人至十人還復易十人去其去而還者皆色慘沮若嘗涕泣者朕甚駭不敢問後乃知劉安世等上疏太皇太后詰之惇與蔡卞謀誣元祐大臣嘗有廢立議指安世祖禹言爲根二人遂得罪幾死　五年三月辛卯左諫議大夫劉安世言中書後省都吏時忱於司勳所定酬賞之外別擬特旨違法推恩至第六章曰臣所以不論執政而劾都司者蓋遷補人吏非大臣之事而尚書省白劄子明稱都司擬到則是事由都司而起執政容或不知也敢冀陛下深賜省察　辛丑劉安世言鄧温伯資稟姦貪附麗權勢詳見鄧温伯罷内翰　七月左諫議大夫劉安世乞宫

觀詔以安世為集賢修撰提舉崇福宮　初除安世中書舍人安世言向者屢曾論列鄧温伯罪惡不當復在朝廷累月於今未蒙開納方俟譴逐乃叨遷陟臣之自處固已難安盈庭公言何可不畏況臣久嬰疾病氣體衰憊已嘗奏陳一宮觀差遣伏望收還誤恩早賜俞允詔不許辭免

又言臣固執鄙陋未即奉承者其說有二臣論列温伯至於累章卒不能回是為失職此臣之所不敢也舍人之任實代王言臣屬辭非工訥於應用記問衰落不練舊章此臣之所不能也伏望察臣至懇追寢誤恩又不許仍遣中使問勞賜食諭令就職安世固稱疾詔閤門以中書舍人告就賜安世仍放謝安世固辭不受於是詔從安世所

請

蘇頌罷相 范百祿附

元祐七年十二月甲子新京西路轉運副使左朝散郎賈易知蘇州 八年二月内丙寅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頌奏伏覩侍御史楊畏言昨差賈易知蘇州稽留詔命二十餘日謂臣獨主其事臣議論疎違致有臺官劾按其罪戾宜即嚴誅見居私家待罪又請早賜黜責詔皆不允初賈易坐言事出既敍復爲京西路轉運副使經郊祀赦恩乃與知蘇州范鍔對移頌言易爲御史號敢言吏赦乃下遷非是或請加易館職頌又持不可或指易爲姦邪者頌曰士大夫立朝奸邪何可當也須以實事論之既無實

事安可謂之奸邪者有旨再議而楊畏及來之邵等劾頌

頌竟坐此罷　三月壬午詔尚書左僕射蘇頌累上表引

年老乞解機政可依所乞特授觀文殿大學士充集禧觀

使所有實封食邑依自來體例施行於今月六日宣麻初

進呈臺章論頌稽留制尚書左丞梁燾曰頌爲宰相理會

差除可謂稱任況論差除執政皆得可否爲相後不得論

本省事乎臺章又以頌子爲太學博士同舍多有遷擢燾

曰差除皆宰執合議方敢將上取旨如一有不同又且罷

議非頌敢專也至如父子家庭間語外人豈得知之若聽

度猜疑即誣造巧飾何所不至此不可不察頌既罷相以

觀文殿學士宮祠便居燾又爭曰頌罷已非宜顧兩宮察

言者之妄留頌以遏傾搖之風朝廷輒罷免宰相事體極重太皇太后曰自是頌不肯住熹曰若用自請即職名非故事不可降職處外示以疎遠頌得以大學士留京師

邵伯溫云楊畏攻劉相出意謂必相門下侍郎蘇轍朝廷乃以蘇頌爲尚書右僕射畏又與來之邵言蘇相留買易論命不下爲繙詔命時中丞李之純與蘇相爲姻家偶在病告畏入卧内見之純曰臺諫言蘇頌章累上未有施行與連姻託病在告恐言者將及公李長者爲畏所劫亦上章言臣僚論蘇頌章疏乞早降出蘇相遂罷太皇太后察見楊畏等私意復自口召范純仁拜右僕射畏與之邵又言純仁不可用不報之純與頌爲姻

家當考實錄不載之純有言亦當考李清臣與許將書
云子容之罷雖言者乘之殆別有謂非面莫能悉不知
清臣所稱有謂是何事豈即邵伯溫所記楊畏反復攻
擊爲蘇轍也乎當考

乙酉中書侍郎范百祿奏臺官言蘇頌稽留賈易知蘇州
詔旨累乞罷免劾章所指雖不及臣臣實何顏苟逃罪戾
已面奏不敢入省供職詔不允　監察御史黃慶基言宰
臣蘇頌近以稽留制書援引親黨除授不當罷政按除授
差遣自係中書省同共商議方可進呈今蘇頌既罷所有
中書侍郎范百祿實預其職豈可不任其責望賜罷黜以
慰中外之望　戊子慶基又言近論列中書侍郎范百祿

非特朋比欺罔不守典法內懷險詐陰圖傾奪而已其狠愎自任援引呂陶爲起居舍人岑象求爲諸王位說書皆川人也假朝廷之名器而收私室之恩其罪一也至如以宋炤知鳳州扈充知利州亦皆川人也鳳州職田供給號爲優厚初除沈邁待闕已久乃遣邁知泉州以鳳州與炤衆論莫不爲之扼腕其罪二也馮如晦爲戶部郎中坐前任夔州路轉運日按發公事不當御史臺究治未結絕間百祿以其同鄉遽除館職差知梓州違朝廷之法徇鄉里之私其罪三也百祿頃曾相視大河利害是時力以回河爲非北流爲是及去歲大河復向東流獻議者屢陳其便乞遣近臣相視可否百祿固執前日之所見力行沮格竟

不聞邊口口相視遷延至今春水泛漲已無及矣其狠愎自用執一偏之見而沮公共之議其罪四也爲人臣者無有乎已況敢顧其私乎豈有以待闕而奪與他人方條究治而驟加進用上罔聖明下紊綱紀擅威福之權行邪枉之道其罪五也望出宸斷早賜罷黜以協公議　己丑黃慶基言近論奏中書侍郎范百祿朋比欺罔狠愎自任援引黨與皆其顯然事迹昨罷劉摯王巖叟朱光庭孫升韓川而後其黨稍衰然而洛黨雖衰川黨復盛矣百祿之親戚朋游皆在權要陛下可察而知也今因罪狀明白早賜罷黜以離其黨與庶使當路者有所畏憚　辛卯中書侍郎范百祿奏蒙賜詔書依舊供職者國法有常人言可畏

雖善口之明不惑而口愚之分難安伏望聖慈亟加口罰以為小人之福以警在位之臣詔以百祿為大中大夫充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府初罷百祿不除職尚書左丞梁燾爭之乃有是命

初不除職據梁燾行狀蘇轍遺老傳云范百祿罷政實坐口按實錄乃有黄履基揚畏來之邵劾章不知緣何以云爾當考

乙未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蘇頌言冬春以來內寒壅發則幾於委頓伏望許上封章俾還閭里詔不允除大朝會外仍特免朝會

二蘇貶逐

元祐八年三月戊子黄慶基言川黨復盛見蘇頌罷相是月門下侍郎蘇轍奏臣近以董敦逸言川人大盛差知梓州馮如晦不當指爲臣過遂具劄子及面陳本末尋蒙德音宣諭深察敦逸之妄而以臣言爲信臣德望淺薄言者輕相誣罔若非聖明在上心知邪正所在則孤危之蹤難以自安若敦逸所言果中臣病何惜使臣引去以謝朝廷若敦逸所言不實亦使臣畧加別白然後出入左右粗免愧恥如不蒙開允非所以爲愛臣也所有董敦逸言臣章疏伏乞早賜付三省施行 敦逸又言近具奏乞減殺川人太盛之勢又乞廣爲體訪等事已塵聖覽今採衆言有合開呈下項一訪聞蘇軾蘇轍范百祿輩各有奏舉及主

張差除之人惟蘇軾爲多或是親知或其鄉人有在要近
有在館職有爲教官有爲監司爲知州軍不可以數考是
致仕路不平之歎中書省尚書吏部須籍姓名乞指揮供
具便見員數之多寡事勢之如何一高麗買書之事是陛
下已降之命因衆臣共爲之議得旨而後行尋以蘇軾見
拒而罷見有文案在尚書省禮部國子監乞取索看詳一
黄河軟堰之事亦是陛下已降之命亦因衆臣共爲之議
得旨而後行尋以蘇轍見拒而罷見有文案在尚書省工
部都水監乞取索看詳臣聞人君者制命者也人臣者承
君之命而奉行者也命令重則君尊命令輕則臣强今陛
下已行之命而軾轍違而拒之轍之拒命中外聞之已驚

駭矣軾之拒命不惟中外知之四裔亦知之矣異日寇賊生心邊防誤事臣未及議竊惟蘓頌范百禄以稽留制書及除授不當等事朝廷亦已施行若軾與轍豈惟斂恩作福朋黨不公而又拒違君命語其情犯又非頌與百禄之比釋而不治命令輕矣欲乞檢臣前奏并詳今來所陳事理斷自宸衷指揮施行

編類章疏係八年三月二十日時奏此令因蘓轍辨款逸初奏不得其時係之三月末則款逸此奏却不先見於二十日故亦係以三月末蘓轍辨奏後款逸初十日所奏獨檢討未得但得慶基所奏耳

四月乙亥門下侍郎蘓轍奏朝廷用人自有資格豈可為

臣一人忝預執政遂使川峽四路士人皆裁抑令不得依本資差注敦逸又言馮如晦差除乃臣所言一事已顯且敦逸言臣非一並未蒙降出欲乞早賜行下令三省覆實其事若臣稍涉私邪乞正國法若所言無實亦乞辨明免臣曖昧之譏　五月辛卯監察御史董敦逸爲荆湖北路轉運判官黃慶基罷爲福建路轉運判官坐言尚書右丞蘇轍禮部尚書蘇軾不當也　壬辰三省進呈敦逸四狀言蘇轍黃慶基三狀言蘇軾呂大防奏曰敦逸言轍事三省同簽文字皆以爲非轍之罪慶基言軾知潁州日違法置簿拘收賞錢不依條例妄行賞用及失入丁真配罪見係京西路提刑司按法取勘干係官吏軾已移揚州又入

爲兵部尚書矣乃敢越募申陳致朝廷徇其所請將監司按發公事指揮不得取勘致令遷延該赦考軾之意將欲姑息小人蓋庇舊吏以沮壞法令而已軾前知杭州日有百姓顏益以受納官不肯領絹率衆人論訴非有大過也軾不遵法令判令刺配雖嘗自劾蒙朝廷放罪軾爲人臣乃欲恣喜怒而出入人罪原其不遵法令之意蓋有輕蔑朝廷之心其不忠之罪大矣軾自進用以來援引黨與分布權要附麗者力與薦揚違迕者公行排斥昨薦王鞏既除宗正寺丞近薦林豫自東排岸不問資敘遂差知通利軍前者除張耒爲著作郎近者除晁補之爲著作佐郎軾力爲援引遂至於此如秦觀亦軾之門人也素號獧薄昨

除秘書正字既用言者罷矣猶不失爲校對黄本書籍是以弃競之士趨走其門者如市唯知軾而不知有朝廷也近者高麗人使乞賜書籍此乃祖宗朝故事且屢嘗賜書與之矣軾乃拒違詔旨極言不可及都省批送禮部令吏人上簿固非重責也軾乃盖庇吏人力陳强辯期必勝而後止軾在先朝口爲歌詩謗訕朝政有司推治實迹具存衆皆以爲罪在必死獨先帝憐之止從輕典送黄州安置軾不能感戴厚恩而乃内懷怨望二聖陛下臨政之初以軾爲中書舍人遂因制誥公然指斥先帝時事畧無忌憚將欲刺譏先帝以擿平昔之憤爾軾行李之純除河北都轉運使誥云乃者役錢貸息之獘民兵馬政之勞萃於北方

而天下不靖河溢為災老幼奔走流離道路十年於此矣嗚呼其孰能為朕勞來安集之故見於鴻鴈之詩是以先帝方何代乎乃以厲王之亂相擬也軾行藏頌除刑部尚書誥云乃者法病於煩官失其守盜賊多起獄市紛然惟漢武時暴征遠戍於是盜賊競起至遣直指之使以督捕之此乃可謂紛擾為此言是以先帝方何代乎乃以武帝之暴相擬也軾行劉誼知韶州誥云爾昔為使者親見民病盡言而不諱阨窮而不憫安知有今日之報乎夫劉誼得罪於先帝自以職在奉行法度有所不至當公論之而乃張皇上書用此罷江西提舉安得有盡言乎至於安知有今日之報此語尤不忍聞陛下奉承宗廟當有顯揚先

帝之鴻業休德豈欲報先帝得罪之人乎軾行唐義問除河北運使誥云朕修賦役之法黜聚斂之吏去薄從忠務以養民夫先帝立法豈不欲養民耶先帝用人豈不欲去薄從忠耶今以爲務以養民是指先帝之不能養民也今以爲黜聚斂之吏是指先帝用聚斂之吏也軾行貶呂惠卿誥云茍可蠹國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夫先帝立法乃欲與天下同利豈有先帝之神聖英睿冠絶百王如此而乃從蠹國害民之謀乎軾所行制誥皆在舍人院陛下試取而觀之蓋有聲迷不盡者臣請以常人論之對人之子罵人之父猶且義不勝誅況軾職代王言而實詆先帝按之以法當如何哉至如結託常州宜興知縣李去盈強

買姓曹人抵當田產至其人上下論訴進狀者凡八年方與斷還臣義徼於中不能自止望賜英斷上以釋先帝之謗議次以正令日之典刑　又言曰治天下必先於正朝廷必先於破朋黨自非明足以察微公足以兼聽睿足以獨斷者未有不為奸邪所蔽也臣近言禮部尚書蘇軾已歷疏其所為矣竊見門下侍郎蘇轍懷邪徇私援引黨與怙勢曲法務與其兄相為附脤以紊亂朝政軾則外許人差遣而公薦之轍則內為之應而引用之按軾與呂陶交結至厚昨者薦陶自代遂除為起居舍人近日中書舍人陳軒緣館伴高麗人使請賜書籍事軾惡軒之不附已遂奏於朝力加排詆意欲使軒補外乃遷陶為中書舍人軾

知穎州日趙令時爲簽判軾與之往還甚密軾乃公薦於
朝稱其才美訪聞蘓軾見議除令時差遣國子司業趙挺
之爲御史日屢言軾不公事迹軾居禮部纔離國子監日
務措撫太學中事欲沮抑挺之訪聞蘓轍見議除挺之爲
轉運副使以同列商議不敢進呈太府寺丞文勛以篆字
游於軾之門初不以公正吏才稱也軾既援引轍遂除爲
福建路轉運判官馮如晦爲夔州路轉運使日捃發公事
不當見係御史臺推治未結絶閑轍以川人遂除館職差
知梓州近斷赦方下如晦雖以法奪官而差遣與職竟不
動也趙卨帥鄜延日欲棄熙河而不敢獻議乃以書抵大
臣是時轍爲中丞得其書即與論列賴諫官劉唐老疏其

交通誣罔之迹謀遂不行前日臣嘗言執政不務協和凡
欲行一事除一差遣商量累日多不能合甚者幾於忿爭
極傷國體蓋轍欲進其黨與故衆論不肯相從爾轍嘗自
言陛下稱其兄弟孤立以為必不疑也是以敢交結黨與
而無所忌憚又其黨言陛下許軾大用以為必見信也是
以士大夫莫不爭趨其門以圖進取上下唱和合為一黨
牢不可破且人臣事君惟有忠信爾一涉於欺罔則終身
不可以誠信委之按轍薦王鞏累數百言陛下眞以為可
用也既而淮南提點刑獄鍾浚根究王鞏在任日穢惡狼
藉實迹具存遂謫為監當而轍亦恬然自若略不引咎程
之邵轍之表弟也昨任夔州路轉運判官按知雲安軍孫

拱拱與之互論見條推治未見曲直乃除之邵爲都大提
舉茶事至如軾之罪惡因行制誥公肆刺譏口法論之指
斥乘輿罪在不赦而況指斥宗廟乎陛下試觀軾轍所爲
稍失控御則何所不至於是大防轍等奏曰慶基言軾所
撰李之純等六人誥辭文涉譏毀先帝其間陸師閔告一
道係范百禄詞非軾所撰臣竊觀先帝意本欲富國强兵
以鞭撻四裔而一時羣臣將順大過故事或失當及太皇
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救改盖事理然耳昔漢
武帝好用兵重斂傷民昭帝在位博採衆議多行寢罷明
帝尚察屢興慘獄章帝改之以寬厚故當時天下悅服未
有以爲謗毀先帝者也至如本朝眞宗皇帝即位弛逋欠

以厚民財仁宗即位罷修宮觀以息民力凡此皆因時施宜以補助先朝闕政亦未聞當時士大夫以毀謗先朝爲詞非惟中傷士人兼欲搖動朝廷意極不善若不禁止久遠不便蘇轍奏曰臣昨日取兄軾所撰呂惠卿觀之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兄軾亦豈是譏毀先帝者耶臣聞先帝末年亦自深悔已行之事但未暇改耳元祐初改正追述先帝美意而已太皇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淚下當時大臣數人其間極有不善不肯諫止呂大防曰聞永樂敗後先帝嘗曰兩府大臣略無一人能相勸諫然則一時過舉非出先帝本意明矣太皇太后曰此事皇帝口深知大防曰

皇帝聖明必能照察此事於是得旨敦逸慶基並與知軍差遣　丙申左朝請郎新京河北路轉運判官董敦逸知臨江軍左朝請郎新福建路轉運判官黃慶基知南康軍敦逸慶基既有旨與知軍差遣而御史中丞李之純侍御史楊畏監察御史來之邵亦言二人誣陷忠良朝廷容貸止令出使臣恐後人覬望得任私意恣肆狂誣故遽責之

黃慶基董敦逸既責蘇軾以劄子自辯曰臣自少年從仕以來以剛褊疾惡盡言孤立爲累朝人主所知然亦以此見疾於羣小其來久矣自熙寧元豐閒爲李定舒亶輩所譏及元祐以來光庭挺之賈易之流皆以誹謗之罪誣臣其間於義不可不辯臣先任中書舍人日適值朝廷竄

逐數人所行告詞皆是元降詞頭所述罪狀非臣私意所敢增損内呂惠卿自前執政授散官安置誅罰至重當時蒙朝旨節錄臺諫所言惠卿罪惡降下既是詞頭所有則臣安敢減落然臣子之意以爲事涉先朝不無所忌故特於告詞内分別解說令天下曉然知是惠卿之姦爲先朝盛德之累至於竄逐之意則已見於先朝其略曰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謫之輔郡尚疑改過稍畀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碭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臣愚意以爲古今如鯀爲堯之大臣而不害堯之仁宰予爲孔子高弟而不害孔子之聖又況

再加貶黜深惡其人皆先朝本意則臣區區之忠蓋自謂無負矣今慶基乃反指以爲誹謗指斥不亦矯誣之甚乎其餘所言李之純蘇頌劉摯唐義問等誥詞皆是慶基文致附會以成臣罪只如其間有勞來安集四字便云是厲王之亂若一一似此羅織人言則天下之人便不敢開口動筆矣孔子作孝經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幽王之詩也不知孔子誹謗指斥何人乎此風始於朱光庭盛於趙挺之而極於賈易今慶基復宗師之臣恐陰中之害漸不可長非獨爲臣而言也云云　太皇太后令輒諭曰緣近來衆人正相捃摭且須省事軾乃具劄子稱謝曰天慈深厚如訓子孫委曲保全如愛支體感恩之涕不覺自零伏

念臣才短數奇性疎少慮半生犯患垂老困饒非二聖之深知雖百死而何贖伏見東漢孔融才疎意廣負氣不屈是以遭路粹之冤西晉嵇康才多識寡好善不忘是以遇鍾會之禍當時為之扼腕千古為之流涕臣本無二子之長而兼有古人之短若非陛下至公而行之以恕至仁而照之以明察消長之往來辨利害於疑似則臣已下從二子游久矣豈復有今日哉謹當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便須刻骨豈獨書紳庶全螻蟻之軀以報邱山之德　六月甲寅禮部尚書蘇軾乞知越州詔不允　壬申禮部尚書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蘇軾知定州

按軾奏議八月十九日猶以端明殿侍讀禮書論漢唐

正史則六月二十六日不應已除定州又實錄於九月
十三日再書除定州恐六月二十六日所書或誤不然
六月二十六日初除尋不行故九月十三日再除而實
錄不能詳記所以也當考六月八日軾已乞越州詔不
允政目於二十日書蘇軾知定州
九月戊子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尚書蘇軾
知定州　紹聖元年三月大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蘇轍依
前官知汝州　見紹述　四月癸卯監察御史郭知章言吳安
詩行蘇轍誥重輕止徇於私情褒貶不歸於公議詔安詩
罷起居郎　壬子侍御史虞策言呂惠卿等指陳蘇軾所
作誥詞語涉譏訕望勅實施行殿中侍御史來之邵言軾

在先朝援古況今多引衰世之事以快忿怨之私行呂惠卿制詞則曰始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茍可盡國而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行呂大防制詞則曰民亦勞止願聞休息之期撰司馬光神道碑則曰其退於洛如屈原之在陂澤凡此之類播在人口者非一當原其所犯明正典刑制曰云云落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依前左朝奉郎知英州制詞中書舍人蔡卞所草也　范純仁言臣方在病假仍乞罷免朝廷之事不合與聞然有未盡之誠上覬少裨聖聽竊見全臺言蘇軾行呂惠卿誥詞言涉訕謗伏緣熈寧法度出於建議之臣又州縣奉行之際多有過當不副神宗愛民求治

之意及至垂簾之後惠卿方用監官之言特行重竄蘇軾因撰辭之際遂至過詆惠卿今臺章攬歸先朝事體不便況今來言者多是垂簾時擢歸言路之臣當時畏避不即納忠今日覬望始有彈奏若便施行其說亦恐玷垂簾之
聖明妨陛下純孝之德三省進呈之際伏望聖斷特加容貸不惟可全國體亦可稍鎮澆風　甲寅侍御史虞策言蘇軾既坐譏斥之罪猶得知州罪罰未當詔軾降充左承議郎　閏四月乙酉監察御史劉拯言工部侍郎李之純前為御史中丞阿附蘇軾為其用御史黃慶基言軾詆訕
先帝董敦逸言轍以國名器私與所厚之純遂以慶基等誣罔忠良乞行竄逐慶基等再被降謫之純朋邪苟容望

賜黜責詔之純寶文閣直學士降授寶文閣待制差知單州　拯又言前端明殿學士知定州蘇軾落職知英州按軾戾以私忿形於制誥中厚誣醜詆軾於先帝不臣甚矣王得君誣詆之甚上書言之旋被譴斥以死秦觀浮薄小人影附於軾請正軾之罪褫觀職任以示天下後世詔蘇軾合敘復日未得與敘復秦觀落館閣校勘添差監處州茶鹽酒稅　六月甲戌太中大夫知汝州蘇轍特授左朝議大夫知袁州左承議郎新差知英州蘇軾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餘見黨籍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百單五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百單六

哲宗皇帝

常安民罷察院

紹聖二年三月丁酉試中書舍人林希權禮部尚書監察御史常安民言希在史局八月豈有端坐不下筆之理況實録成書希同遷一官矣比衆入皆得罪希既置而不問又復峻遷偏秋如此何以服人希蓋章惇之黨爲惇謀客惇之肆横强狠皆希教之若不去希朝廷必不安静天下陛下之天下予奪黜陟陛下之操柄奈何是非混淆黑白不分盡以付權臣乎章屢上不報由是惇與其黨日毀安民於上前謂安民力主元祐意欲爲范祖禹等營解然未

有以顯中也　九月壬戌詔監察御史常安民立心凶險處性頗邪薦致人言奸狀甚著置之要路誠非所宜可罷監察御史送禮部與監當差遣

舊録云安民姦人之黨張商英薦之於朝得爲言事官數以姦言進對初談正論浸懷異心上睿知屢察其奸遂逐之新録辯誣曰張商英薦安民於朝捦尋哲宗實録並無證據如姦言異心等語皆是誣謗令依常氏家傳及奏議别行修定删去上件五十九字

又詔常安民已降指揮罷監察御史來日可更不引上殿

御筆九月三十日下編御集者又著云安民已被黜命下而稱上殿欲自訴哲宗降旨罷之

安民又上言令大臣爲紹述之說者其實皆假借此名以報復私怨一時朋附之流從而和之遂至已甚張商英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其言諛佞無耻士大夫皆傳笑之及近爲諫官則上疏乞毀司馬光呂公著神道碑周秩在元祐間爲太常博士親定司馬光謚號爲文正及近爲言官則上疏論司馬光呂公著乞斷棺戮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朝廷凡事不用元祐例至王珪家蔭孫五人皆珪身後所生乃引元祐例許奏爲近日講復官制職事官不帶職寄祿官不帶左右至於擢尚書侍郎獨以林希李琮之故不復改易如此等事謂之公心可乎故凡勸陛下紹述先帝者皆欲託先帝以行奸謀謂他事難以

感惑陛下若聞先帝則易爲感動故欲快私讐陷良善者須假此以移陛下之意不可不察宣仁聖烈皇后其得人心前日陛下駕幸秦楚國夫人第澆奠及輟朝并命襄葬諸費從官給人人無不歡呼高遵惠爲侍郎士論皆以爲當聞吳居厚向得罪出於宣仁之意近聞復待制舍人再繳而大臣尚欲再下願陛下主張此事以順人心令權臣恣横朋黨滿朝言官未嘗一言及之惟知論元祐舊事力攻已去臣僚臣荷陛下奬拔不敢負恩摧枯拉朽之事臣實耻爲之舉朝廷臣誣陷非一臣賦性愚直恐終不能勝朋黨之論願乞外任以避之上開慰而已

林希權禮書二年三月二日李琮權户侍元年九月二

十一日高遵惠權兵侍戸侍二年三月吳居厚復待制
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幸高陳王私第六月二十九日職
事官不帶職三月二十四日詔寄祿官不帶左右字四
月三日詔
及祀明堂劉美人侍上於齋宮又至相國寺用教坊作樂
安民面奏衆所觀瞻虧損聖德語直忤旨章惇從而譖之
曾布初與惇不合見安民數論惇事意謂附己每於上前
稱之謂近來言事官敢言不阿附無如常安民口論布在
密院與惇互用親故始怨恚欲逐安民乃乘間袖安民舊
與呂公著書以進謂安民在元祐中上呂大防書乞消滅
先朝姦黨欲使援引其類百世承績安民因對上問開卿

嘗上宰相書比朕爲漢賀帝安民曰臣在元祐初嘗勸呂
公著博求賢才至引陳蕃竇武李膺事以動之豈有他意
古今議論皆然何獨臣也臣以戇直觸犯權臣之怒久矣
惡臣之深求臣之瑕既巧而悉終不可得遂指摘臣言推
其世以文致臣罪臣雖辨之何益先是安民與國子司業
安惇監察御史董敦逸同在國子監考試所拆號對敦逸
稱二蘇天下文章之士負天下重望公不當彈擊至是敦
逸奏訐安民前語上言乃軾轍之黨平日議論多主元祐
安民遂責詔語皆惇批也上初命與安民知軍惇乃進擬
送吏部降監當明年敦逸論瑤華事上怒欲貶之謂執政
曰常安民例與知軍惇救之乃知上初不知安民降監當

也

劉美人事安燾行狀所載差詳載燾出時新錄云詔監察御史常安民立心凶險處性頗邪薦政人言姦狀甚著置之要路詆非所宜可罷監察御史送吏部與降監當差遣先是安民數論事無所阿比論章惇以大臣爲紹述之說實假其名以報復私怨一時朋附之流從而和之遂至已甚故凡勸陛下紹述者皆欲託先帝以行姦謀謂他事難惑聖慮若聞先帝則易爲感動故欲快私讐陷良善者須假此以移陛下心意至引王鳳亂漢林甫亂唐以比惇擅作威福論蔡京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朝廷之臣大半爲京

死黨他日援引羣姦布滿中外雖欲去之無及論張商英在元祐之時上呂公著詩求進其言諂佞無耻士大夫傳笑近爲諫官則上疏乞毀司馬光呂公著神道碑周秩在元祐間爲太常博士親定司馬光謚曰文正近爲言臣則上疏論光公著乞斵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又論林希李琮不當選新制擢尚書侍郎吳居厚宣仁所斥不宜復制惇等積怒合力排陷譖毀日聞它日上問曰聞卿嘗上呂公著書比朕爲漢質帝靈帝安民對曰臣在元祐間獻書公著勸其博求賢才嘗引陳蕃竇武李膺事不謂惡臣深者指摘臣言推其世以文致臣雖辯之何益於是監察御史董敦逸

奏許安民前嘗稱二蘇文章負天下重望不當彈擊乃軾轍之黨平昔議論主元祐者詔罷安民御史與知軍而惇批詔語乃擬送吏部與監當安民家傳所稱論曾布與章惇互用親故當考

錢勰罷內翰

紹聖二年十月甲子尚書右丞鄭雍爲資政殿學士知陳州先是御史中丞黃履御史周秩以雍嘗爲二王宮僚交章論劾內出其章付三省雍亦再疏稱疾乞解機務詔不許會上怒秩言事迎合黜知廣德軍雍復起視事踰年乃去位章惇之貶斥元祐舊臣皆以白帖子行遣安燾李清臣與惇爭論不已上亦疑惇惇甚恐雍私謂惇曰用白帖

子有王安石故事惇大喜取其案牘白上惇遂安議者謂
雍欲以此結惇也然雍竟罷黜
邵伯溫辯誣曰初元祐中呂相引李清臣欲其為助至
紹聖初清臣首變元祐之政呂相出范相亦以觀文殿
大學士知潁昌府章惇被召未至相位尚虛清臣益有
覬覦之心亟改元祐法度除諸路常平使者已而章惇
至拜左僕射安燾除門下侍郎安公剛正每與章惇爭
辯清臣既不得作相亦與惇為敵惇初貶謫元祐臣僚
盡以白帖子行事安公清臣與惇爭論不已哲宗疑惇
惇亦恐時鄭左丞雍以嘗為二王宮僚屢致人言迹甚
危欲結惇為自安計私謂惇曰熙寧初王荊公作相嘗

用白帖子行事惇大喜取其案牘懷以白上惇遂安然

鄭竟罷政尋被謫

已己直龍圖閣陝西轉運使移衍知泰州安燾初欲用錢勰曾布曰勰罪狀不在顧臨下章惇曰當在臨上上曰何可作帥皆曰不如用衍從之　御史中丞黃履言竊覩錢勰批答不允鄭雍所請詔草有羣邪共攻等語臣未識斯言出於聖諭爲之出於錢勰之私意若出自聖諭自即請罪而去若出勰之私意臣亦不可不辨伏緣雍之進在元祐中當是時也凡有進擬差除皆出於執政大臣則雍之進也决知非陛下本意及陛下收攬政柄察知呂大防等罪遂加貶斥惟雍不止幸免又得獨預擬臣誠恐天下有

以窺聖政之萬一遂具彈奏使雍當日能以一言自明乞不干預臣亦不論爲廉隅及礙聖政所以雖至奏陳既蒙陛下委曲開諭不復論及今緫乃以羣邪爲詞未知緫之所趨何以爲正何以爲邪而公然形於詔答無所忌憚伏望陛下特賜辨明使臣稍有邪心甘趨鼎鑊如其不然即乞追改答詔及正緫欺誣之罪侍御史翟思言昨日嘗疏錢緫批答鄭雍詔書有羣邪共攻之語又聞却作羣邪交攻意有未盡傾至再陳恭惟陛下以成王之孝繼志述事以大舜之智任賢去邪朝廷清明天下欣慶今緫乃以臣等忝任風憲指爲羣邪則未知緫之處心積慮仰視陛下何如主也伏望聖慈詳酌盡理施行　左正言劉拯言伏

見去歲御史合班彈奏尚書右丞鄭雍不當任以政府臣於是時蓋嘗繼呈論奏今雍抗章請去翰林學士錢勰代言批答乃有羣邪共攻之語謂之羣邪則臣亦處一焉且御史以擊邪爲任而乃以邪人處之豈是朝廷正名核實之意顧臣義分難以安職伏望聖慈罷臣言責投以冗散庶使公言中外取信又言伏覩士論藉藉爲翰林學士錢勰撰賜尚書左丞鄭雍詔有弗容羣枉規欲動搖朕察其厚誣力加明辯之語蓋指去年臣等當彈奏雍反覆不忠也按勰處代言之職其遣辭命語雖出於勰傳之天下載之後世陛下言也若臣等彈奏雍果出厚誣則朝廷耳目之任豈容羣枉竊據乞賜譴斥以示天下若臣等彈奏苟

非誣罔則勰之代言不實意在朋比妄假陛下之語以肩
惑朝廷亦乞施行檢會錢勰撰賜鄭雍第二詔卿括静恪
己雅重鎮浮頃正臺綱遂躋政路弗容羣枉規欲動揺朕
察其厚誣力加明辯君臣之際固可無嫌進退之間所宜
致慎夫何異趣乃爾乞身勇於自謀豈不有裕志於論報
其或未安無重爲煩所宜亟起詔錢勰落職守本官知池
州仍放辭謝　元祐初章惇罷知樞密院中知汝州勰草
制詞有云怏怏非少主之臣悻悻無大臣之節及惇入相
勰知開封殊懼已而擢翰林學士乃安曾布數毀勰於上
前上未聽也於是蔡卞與黄履同在經筵爲履誦弗容羣
枉規欲動揺等語履問如何卞曰似近時答詔不知誰爲

之亟令學士院檢呈乃知緦所作履等遂相繼論列雍既

罷政緦亦坐貶絀而卞即爲右丞緦得罪初非惇意也

常立以誣詆貶責

紹聖三年六月己卯三省言檢會常立元祐中供納實錄

院文字其間門人趙沖敘常秩事迹內有不遜詞語詔常

立罷諸王府侍講勾當明道宮奉議郎趙沖別取旨　辛

巳中書舍人葉祖洽言常立罷諸王府侍講差遣勾當亳

州明道宮按宮觀之任惟侍御史職司已年老之人朝廷

方授之以立姦人何得授此竊恐朝廷以不遜辭語是秩

門人趙沖所敘遂欲薄責望以立之惡明付有司正其罪

名特加竄殛詔常立罷諸王府侍講追還所借轉通直郎

依舊鄆州觀察支使與差當差遣奉議郎趙沖特降一官與小處監當　癸未葉祖洽又言近詔常立仍舊鄆州觀察支使與監當差遣趙沖特降一官與遠小處監當按沖係秩門人只是與立編寫就使知情猶爲從坐今則追官與遠小處監當立是秩子主名編録供送之人今責降乃輕於沖公議未允望以沖情罪參較輕重特發神斷使刑罰允當詔常立添差監永州在城酒稅趙沖添差監道州茶鹽酒稅初蔡卞請以立爲崇政殿說書既賜對又請除諫官上猶未許曾布乘間白上曰常立附麗章惇等先帝自處士擢常秩爲侍講諫官其死則又手詔褒美贈官賻恤無不至者人言立元祐中曾上文字云其父不悅先朝

故事而去外議殊不平之惇以周穜爲不負先朝若立者可謂有負矣及喜之則掩而不問然臣未知子細容更體訪實具奏皇上曰且與問取來是日甲戌也翼曰布以立事質於史院乃具得之有云自荆公去位天下官吏陰變新法民受荼毒又云上下循默敗端内萌莫覺莫悟公獨見幾知其必敗乃門人趙沖撰集秩行事言也并墓銘繕寫爲兩册元祐中納史院史官莫不見之翼曰具以立等此語聞達上甚駭其不避曰何謂必敗布曰臣所記不詳然此兩册現在史館可令簽貼進呈上赫然曰待令取布曰此事外人多知吏官無不見之者聞兩舍人云若有差除必繳駁然臣已知之不敢不奏上曰豈可不言又翼曰

布方對上曰立文字已令取果有此語布曰何敢妄若立誠有此語不唯不可置之言路諸王皆先帝子豈可置之左右蕙狂悖不遜自當行法不可但已及三省對上口語蔡卞曰常立詆神考而卿薦之何也又顧章惇曰卿不見其語乎尊戴安石如此則以神考爲何如主也惇謝不知因請其語上怒曰語在常秩行狀其語云自安石罷相以來民在塗炭又云自秩與安石去位而識者知政事必敗其謟厚安石而詆薄神考如此卞何口爲之惇卞皆錯愕謝罪上即命中使就史院取秩行狀親指塗炭必敗四字以示惇卞等由是惇始悟爲卞所賣後一日三省進呈上赫然令與立宮觀沖别取旨葉祖洽繳錄黄以謂立父子

世受國恩而狂悖如此貶太輕李清臣具報布是日布對
上諭布曰立已行法布曰已僥倖昨以王府故借官令遂
不奪恩命優矣上曰賴卿言及不爾幾誤擢然人物亦極
平常布曰問青苗免市易差夫等數否上曰俱不曾問布
曰立試嘗先朝如此又諂附執政及與人言青苗免役事
須立乃能推行其佞媚反覆如此尤可罪如此等人乃欲
使爲諫官豈不誤事上曰反覆尤不堪其言荼毒乃桀紂
事布曰書稱毒痛四海上又曰知其必敗是何語何敗之
有布曰諂王安石而毀先帝情更可誅陳瓘所以忤卞只
云卞但以安石爲準繩安石所是者必欲進而不喜者必
欲黜立安石爲準的以羅織士類此最爲害政況安石之

所是非與先帝不同者非一豈有但以安石爲據卞以此深怒瓘而士類莫不以瓘之言爲是臣亦嘗親聞先帝不與安石之語今立乃以謂安石既去民受荼毒然則先帝有爲於天下皆出安石則先帝皆所不曉也悖慢不遜無甚於此上亦切齒及三省進呈祖洽文事遂奪立借官依前職官監當趙沖見任奉議郎奪一官遠小處監當祖洽再繳以謂立不當輕於沖口曰置立於永州沖於道州監當布稱善上又曰必敗之語殊可駭布曰不遜未有如此者傳云人臣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立之言不遜如此乃欲擢之言路此臣所以不能自已也上曰共任國事何可不言布曰臣事陛下每不敢不自竭陛下天

縱睿明於是非曲直無不了然洞照以此苟有所聞不敢不盡底裏上曰固當如此布又言陛下親攬萬幾政事不一若廟堂得人其次言路不苟且循默則每事不至如此上勞聖慮上深然之　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竊聞常立以父秩行狀申國史院希合權臣言父秩與王安石之美詆誣先帝比者陛下照見底裏已行棄逐頗怪與議謹按立自選人入館未幾又借通直郎王府侍講近又令上殿立之無狀如彼大臣親昵引薦如此立之上殿未審何人引薦敢爾欺罔臣傳聞大臣每於陛下之前必云去詆誣之人而立之詆誣致有荼毒生靈公如其必敗之語乃略而不問猶且援進恐其不速豈非負先帝欺陛下乎爲臣

之罪莫大乎是自昔大臣若徼過必引咎避位今立過惡
如此引薦大臣略無自咎之辭曾不愧懼廉恥之風不行
於廟堂之上而欲風天下清士類其可得乎兼大臣在史
院者若見其文自當進呈召對之際同爲欺蔽亦宜有罪
伏望特行黜責以警官邪
此據次升奏議增入不得其時曾布獨不稱次升嘗論
立當考曾布日録并陳瓘尊堯集及尊堯餘言并序竄
詩載此事頗詳陳瓘尊堯餘言曰神考信安石所薦處
士常秩爲賢召而試之及既厭安石秩亦隨罷初神考
常諭安石曰常秩不知去就安石對曰陛下於誕謾盡
政害國之人尚能體貌尊聽如秩者反見薄其後安石

爲秩作墓表曰石可磨也亦可毀也謂石可毀不可得也常立廣墓表之言以揚其父行狀進於史院而行狀之言云云又曰蓋因常立一事而容成卞等二計之巧卞等二計其二曰罪許理以譽竄立之撓臣聞常立上殿之時葉濤奏之於是又作許理之事譽布與濤而羅許理之禍者七八百人託於曾布之家流離破敗而卞等報復之意猶未快也然則哲宗竄立卞等豈以爲是乎按常立先以鄭州觀察支使除正字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也不知用何時轉通直郎爲王府說書三年四月四日乃以通直郎王府說書改王府侍講稱卞引立以選人爲假通直郎崇政殿說書又力薦之請賜對對之

明日後蹕除侍從官令實録殊不載立爲崇政說書不容不載必是卞力請而哲宗未許也又稱擬立壽州監酒壽州監即是葉祖洽所駮監當無遠小字責輕於趙沖或先擬壽州後改永州耳又稱沖特勒停沖但特降一官耳亦無勒停事不知璀何以云耳或是實録不詳

當考

王珪以誣謗追貶

紹聖四年四月丁未三省言元豐八年二月二十九日御史中丞黄履言訪聞兩府大臣嘗議奏請皇子就轉建儲事王珪輒語李清臣云他自家事外庭不當管他蔡確章惇聞之對衆窮其所立珪不得已方云上自有子確惇乃

宣言於衆其譏遂定臣又聞王珪陰交高遵裕嘗招其子士充傳達語言臣伏思陛下推大公至誠之心以櫆位處珪以鼎鉉養珪凡十有六年今聖躬偶感微疹而珪已懷二心此而可容何以懲勸天下黄貼子近有高士英者輒至臣家稱上服藥中若皇太后或皇后權同聽覽則傳命者審已正色荅之以爲豈可私議臣忝位中執法士英尚率爾如此發言令珪無故輒自招士充又對清臣有如此言竊慮必有姦謀至三月初履又言大臣體國休戚一切事有權宜自合奏稟豈得私有所召及稱不當管他此而可容何以懲勸臣於左僕射王珪譏誚之際既鬧其然不敢不論今已累日未見施行臣伏思之使臣之言果合於

義則珪不可無責使臣之言無補於政則臣不可以無罪

今皇太后擁同處分建立儲位以安天下臣雖萬死猶生

之年伏望朝廷早賜指揮又紹聖二年十一月內右正言

劉拯奏先帝遘疾寖臣王珪持二心爲姦臣條上其罪奏

蔡確等定策受顧命輔翼陛下已而權臣擅政確等相繼

被逐又慮他日復用爲己禍也於是因事誣搆擠之死

之地而復移定策之功於王珪珪之姦也賜宅贈官錫與

勅葬特厚而確死投竄之地雖蒙昭雪贈復官辭而恩例

比珪甚薄且父子繼世雖有定靈神器輕重亦繫一時功

罪不明孰大於此今爲忠者被禍爲姦者受賞何以教天

下後世伏望聖慈究珪之罪錄確之功優加恩典又今年

二月宮苑副使兩京第七副將高士京進狀稱先臣遵裕當先帝服藥危疑之際有故宰相王珪召臣親弟承議郎士充密議取決於先臣欲知皇太后意所欲立蓋爲是時先臣爲高氏之長又知宣仁聖烈居常聽用故來相問尋時先臣泣下大怒曰姦臣敢如此況國家自有正統何決於我遂叱罵故弟士充如敢更往即杖汝死尋將此意措說與先辟擧宜官王械自可照證切念先臣昨因攻取靈州師老糧匱大河不凍故不能上奉聖訓責置散官遂遠先朝露其後雖蒙朝廷稍加牽復然未嘗別加贈典今來有此忠義又不獲伸訴於陛下欲乞朝廷詳酌優賜褒贈

又給事中葉祖洽言當先帝違豫至於大漸儲位未正

中外惶惶延頸以望珪爲上相衆目所覩所宜率先建口
首定大計以慰宗廟珪乃持疑顧望含糊不決至於同列
以大義迫之不得已而後應不知珪意安在使同列不切
責之則珪將遂無言豈不誤事天下至今罪之雖先帝澤
及人深天下屬意陛下之久然名實未定忠臣義士安得
無憂臣於是適在朝廷親聞士大夫之論籍籍罪珪如此
已而珪死天下莫不怪之然是時朝廷所以賻贈周恤恩
禮過厚仍賜甲第一區莫非異數臣聞特恩賜第所以待
殊勳異德珪爲臣不忠何以得此伏乞特下有司正珪之
罪以戒天下不忠不孝之臣使知治世典刑無前後之私
也詔王珪遺表恩例並行追奪其子孫與遠處監當差遣

仍永不注近京路分所賜宅拘收入官故承議郎高士英
特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制曰臣無二志戒在懷姦國有常
刑議難逃罪其申後罰以正往愆故金紫光祿大夫守尚
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贈太師王珪竊文華之上科躬柔
險之詖行馴致顯位遂居冢司先帝優容臣鄰務盡禮意
掩覆瑕慝多歷歲時邱山之恩毫髮未報屬在彌留之際
是謂憂疑之時欲豫安於人心當早正於國體矧復昭考
與子之意素已著明太母愛孫之慈初無間隙而乃妄懷
窺度專務媕娿指朝廷爲他家用社稷爲私計同列請詰
又無定言陰持兩端不顧大義僅免生前之顯戮更叨身
後之餘榮公議弗容舊疏具在反覆參驗心跡較然使其

免惡於一時難以示懲於萬世貶從散秩追正誤恩庶令
官邪咸知警憲可特追貶萬安軍司戶參軍
樞密院奏事上宣諭葉祖洽案有文字論王珪事云先
帝不豫珪爲首相數召高遵裕之子士充與語訖同列
問以大計荅云教某道甚方云上自有長子又言彼時
黃履爲中丞三月末已有文字論珪事朕以宣仁聖烈
於社稷大計聖意數定自是內外羣小妄有窺度朕嘗
諭章惇等如先后乃婦人之堯舜也已令作告命明述
此意仍先令進呈然後行下曾布等言陛下推述先后
德意如此明白當書之簡冊以示後世此舊錄所書繫
之四月十八日新錄因之按曾布日錄上宣諭時王珪

已貶萬安軍司户珪貶萬安軍司户乃二十四日不應六日前已有成命六日後方行可疑舊録繫之十八日誤也今來新録但因舊録無所移附珪貶後蕭用布所録及邵伯溫辨誣則加删修庶後世詳見本末新録但因舊録無所改正於理殊未安耳上之嗣位邢恕與蔡確陰有異意確死貶所恕亦斥不用心恨之日夜圖報復黄履舊與恕相得恕誣謗宣仁聖烈皇后履與其謀元豐八年二月三日章疏乃追爲之非當日所奏高士京者遵裕假子士京爲將官嘗與恕同官士京庸暗恕一日置酒從容問士京曰公知元祐間獨不與先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問有兄弟無士京曰有兄士充已

死恕曰此乃傳王珪語言之人也當是時王珪爲相欲立徐王遣公兄士充傳道語言於禁中知否士京曰不知因誘士京以官爵曰公不可言不知當爲公作此事第勿語人因公所親信王棫崇飾誣辭爲士京作奏上之珪由是得罪遵裕最愛少子士育病且死士育未嘗離左右士育每爲人言初不見士充來告遵裕以珪所問事也其後士京恨所得官爵不稱意屢欲自陳虚妄高氏諸族皆惡之絶不與通靖康初諸王府贊讀江端友上書辯宣仁誣謗其略曰初元豐高遵裕大敗於靈武責散官安置未幾神宗崩哲宗嗣位宰相蔡確以謂遵裕者宣仁族叔也即建請牽復以悅宣仁之意而不

知宣仁之不私其親也宣仁簾中宣諭曰遵裕喪師數
十萬先帝緣此震驚悒悒成疾以至棄天下今肉未寒
吾豈忍遽私骨肉即忘先帝乎即日批出曰遵裕得罪
先帝今來垂簾凡高氏推恩獨不可及遵裕確謀大沮
後確責知安州作詩譏訕坐貶新州而邢恕乃確之腹
心也偶與遵裕之子士京中山同官遂以垂簾時不推
恩牽復事激怒之使上書言王珪曾遣遵裕之子士充
來議策立事遵裕斥去之士京庸懦不識字實恕教之
爲書士充疎遠小臣素不識珪安得與之議社稷大計
又何從輒通宮禁語言且上書時珪士充遵裕亦皆死
矣何所考按臣竊聞元豐八年時正記即確所修也其

載二月中策立事甚詳何嘗有一疑似之言恕之本心但謂不顧王珪異同則難以歸功蔡確而不知厚誣聖母之罪大也恕之爲人非獨有識之士無取其子居實亦不樂其父所爲也天下皆知之章惇排斥元祐者也在簾前奏事悖傲不遜都堂會議以市井語詬侮同列豈忠厚君子哉尚云極力以消除徐王覬覦之謗惇與王珪蔡確同爲報政受顧命使當時果有異同豈復爲此言乎則恕之謗可謂欺天矣緣此紹聖中蔡卞獨唱追廢聖母之議賴哲宗仁孝不聽其說不然人神痛憤必爲天下後世笑悔可及乎